

小辰光个夏夜

文 / 邵天骏

浪向个夜胡子。我也是个闲勿住个小鬼头，总辣辣每天夜头乘风凉当中尽情白相，一眼也勿怕暑气逼人，弄辣身浪向始终是汗滋滋个。

离屋里向勿大远个地方是一个晒谷场，阿拉从屋里向个窗子里就可以看到。每隔一段辰光，就会有人来帮搭放免费个夜电影。每当晒谷场括起一块大大个白色幕布，阿拉就晓得又有免费电影可以看了。帮就像有人吹响了“集合号”，尽管天气老热，我依然会搭仔几个老要好个小伙伴一道兴致勃勃去观看。由于当年可供选择个娱乐活动勿多，看电影就成了大家天天期盼个一项“奢侈”活动，一旦来了就勿会放过。

勿过，电影放映个辰光，也是蚊虫“聚餐”个辰光，观众常常被叮得皮肤红肿，奇痒无比，甚至流出血来。但是，大家个情绪似乎并冇没受到啥影响，仍旧看得津津有味。有辰光，有刺毛虫被风从树浪向吹下来，落辣观众身浪向，会引起一阵阵惊叫声。有辰光，一场突如其来个大雨倾泻而下，一息息晨光就捺看电影个观众浇得浑身湿透，丝毫冇没商量余地。观众们逃也勿是，躲也勿成。勿过闲话讲回来，依就是想逃想躲，也是冇没地方可去个，顶多辣辣大树下头暂时避避“雨”头。勿过衣裳湿脱，人有眼冷飕飕个感觉，则是基本浪可以肯定个了。

夜里向，辣辣外头乘风凉最开心个时分莫过于可以数星星，数了还想数，数也数勿清。新村里个周围几乎济是农田搭仔窄窄泥路，冇没啥个明亮灯光，辣邪气安静个夜里头，星星显得格外耀眼，在墨墨黑的天空当中闪亮一片。伊个数勿尽个星星眨辣清纯可爱个小眼睛，美丽而又十分撩人。我数辣数大大小小个星星，一息息就会沉醉其间，心里向也就冇没任何个燥热搭杂念。一阵阵个夏风吹来，整个人感觉交关适意。帮辰光，看看四周高大个柳树，树浪向个细长枝条正辣轻盈荡着秋千，邪气个诗情画意搭仔浪漫。再瞧瞧天浪向星星，忽明忽暗，一下子沉睡过去，又一下子全部苏醒，显得有眼整齐划一，就好像是早已讲好似个。帮点呈现出来个梦幻搭仔朦胧当中透出些许光亮，似乎辣一道诉说些啥，真个老神秘，感觉自是无比美妙动人。

小辰光个夏夜情结，带给我个是一个个童话般个难忘故事。我突然觉得，夜里向周围个一切好像济是有生命个，比如树叶“哗哗”响，银光泻下个银白相间搭仔朦朦胧胧，一些小动物从离人老远个地方一记头穿过。尤其是月亮，星星表现出来个勿一般情景，总是叫我欲罢勿能，回味无穷。

房子多大才够住

图文／沈一珠



闲话闲画

一书一茶一座，日里聊到夜头；三杯两盏淡酒，肚皮吃饱就够。看到一篇文章，题目是，“房子多少大才够住？”勿晓得有多少人正式想过迭个问题，但眼门前有一只答案是大家普遍认可个：总规是越大越好咯。

勿过，据说有美国机构做过调查，过去四十年里向，美国每家人家个房子逐步增大到平均每户 250 平方米左右。还有一家机构用摄像跟踪了 32 家人家，结果发觉：帮眼人家几乎冇没人真正使用正式客厅与餐厅，辣辣屋里向个家庭成员一般挤拥挤辣厨房或者过道厅里。因为，大家伙欢喜一道吃饭、看电视。

结论来了：

一、有人买大房子勿是为了使用。尤其是野野大个餐厅、挑空客厅等正式空间，因为窗门忒大，弄得取

暖和空调费用涨得老高。所以，帮种正式空间是为了让人眼热、窝塞个：哦哟，比阿拉屋里大介许多，真正叫人比人气煞人哦……

二、有人买房子勿是为了攀比，是为了招待客人。介许多要好朋友，到自家屋里来，阿拉要好好交招待大家。结果，反而忘记了，朋友关心个是人，伊拉是来看人个，勿是来看房子或家具个。

现在阿拉人均居住面积也增加仔交关。有个朋友，结婚辰光爷娘拨伊一间小房子，九平方。伊个辰光，每次碰着伊，佢要听伊叫苦：从前多少穷哦……后来迭个朋友赚到了钞票，买了别墅，连地下室一共有三层。再碰着伊，伊又常常要叫苦：房子忒大也勿灵个，屋里一塌刮之三个人，常常一个人占一层楼面，一家门三个人碰勿着头……

事实上，是有必要想想，究竟房子多少大才适合自家住。

沪语中古语

上海话中，形容手指抓物，多用“掇”字。掇，《集韵》注为“乌瓜切。音蛙，手捉物也。”上海话读若“wō”。沪语中有大量使用该字的熟语：“掇空”（抓不到）、“掇死空”（梦想落空）、“掇拉勿出”（憋屈难言）、“掇屎掇污”（尽心伺候）、“掇肠食落”（饿的发慌）等等。掇字在古代就写法不一，后来各家用时，又有不同写法。《何典》作“扠”；《海上花列传》作“掬”；《简明吴方言词典》还作“掇”；《张江镇志》作“𢶇”。还有写作“掇”。以为“掇与掇通”。

掇，上海话也读若“wō”，明代大字典《字汇》解释为：“强与人物也。”

“掇”取“掇”予本不同

文 / 叶世荪

《醒世恒言》：“将银子掇在秦重袖内，推他转身。”《今古奇观》：“苦苦里掇他吃酒。”掇在上海话中也是强行给予、硬塞的意思。茅盾 1932 年的《故乡杂记》：“而我呢，则是生客，又且像是一个少爷——所谓吃惯用惯，因而就认为是有缝可钻的蛋，拼命的来向我掇卖了。”1986 年《新民晚报》连载小说《小店员》：“年夜饭，饭一定要吃，硬掇也要掇下去。”小说《亭子间嫂嫂》：“东西你不要可以掇你要，你不买可以掇你买，可是一个女子，人家不要，岂能够掇人家要呢？”

因此，虽然“掇”与“掇”读音一致，但“掇”的基本含义是向内抓取，

而“掇”是向外塞予，一进一出，欲念和动作都刚好相反。两字不能相混、也不宜通用。即便是常听到的“掇饭”，看似是向里的动作，但它是相对因故而不太接受食物的胃而言的；实则是表示强行向胃里送去食物。我们还可以体会下用“掇”字的上海话熟语：“掇求苦恼”，意思是凑上前去苦苦哀求；“掇赖勿得”，表示贴着、赖着也求之不得；“丫头要掇”，指旧俗父母要主动为女孩子托媒相亲，张罗婆家；“请吃酒掇拜生”，是说婚庆喜宴要等待邀请，而为长者祝寿拜贺，要主动前往。

茄山河

早浪向一出门就被火辣辣个太阳晒得满头大汗。我辣辣公交车站候车，忽然看到一位老年乘客从口袋里抽出一块手帕擦汗，动作交关利落。帮让我眼前一亮，自然勾起了我对手帕个记忆。顾名思义，手帕就是一片用来揩汗揩手个布片。现在大多数人勿欢喜用手帕，就是因为手帕个用场被纸巾代替了。

记得好多年前，使用手帕是很桩平常勿过个事体，勿管男女老少，绝大多数人身浪向齐带有手帕，百货商店里也有专门卖手帕个柜台，可见手帕个普及性。当年手帕也勿是啥贵重物品，但由于相当实用，所以被交关青年男女谈朋友用作定情信物，可见当年爱情个纯朴。要晓得，伊个辰光手帕还暗含有一层特殊个意思，能送异性朋友一条手帕，往往说

明双方感情勿一般，尽管当年单纯个我勿没帮方面个经历。

有趣个是，阿拉小辰光手帕还是一种玩具，从儿歌《丢手帕》就可以了解了。是呀，当年白相手帕是多么开心个事体，既健康又环保，勿像现在一些小朋友一天到夜白相电脑手机游戏，眼睛挤看坏忒了。

记得阿拉小辰光用手帕勿需要每天汰，有辰光甚至十天半月勿汰也勿会老齷蹉，勿是当年勿讲卫生，而是手帕没有齷蹉到要经常汰个程度，除非大热天出汗狭其多个日脚。现在看来是一桩勿可思议个事体，而在当年却是理所当然个事体，依想想看，伊个辰光油水交关紧张，吃饭吃粥吃咸菜萝卜干，嘴巴浪向能有油腻哉？伊个辰光阿拉屋里向，姆妈每次从菜市场买菜回来，佢要买转来一两块腐乳和半斤萝卜干，但就算是乳腐，吃个辰光，一块乳腐也要分成四份以上，至于炒菜嘛，锅子里向就放一眼眼油，阿拉吃菜也觉勿

文 / 杨建明

手帕“复古”看进步

到嘴巴上下油勿涂，即使嘴唇边浪向有眼油，也会用舌头舔得清清爽爽。偶尔有零食吃，黏辣手指上个零食碎屑也会用嘴巴吮舔光。排除了帮些因素，依讲手帕能齷蹉到啥地方去呢？

现在大家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，手帕反而销声匿迹了，原因就是大多数人佢用既方便又卫生个一次性纸巾，勿欢喜用手帕了。亲眷朋友到餐馆里吃饭，想吃啥就点啥，一边吃饭一边嘎山胡，一顿饭吃下来勿晓得要用脱多少张纸巾。这也是阿拉经济生活发展变化个小小缩影。

不过，我乐观猜测，总有一天手帕又会重新流行起来。要晓得，生产纸巾是需要消耗木材做原料个，为了减少木材使用量，保护生态环境，也许大家个觉悟会大大提高，又会自觉用起手帕，迭种生活习惯个“复古”可以看作社会文明个进步。依讲是咯？

外婆当家与废物利用

文 / 杨荪敏

外婆当家个辰光，还是市面浪物质紧俏、供勿应求个时代。勤俭节约、废物利用就是上海人巧当家个本事。比方外婆个灶头间，壁角落里总归有几样物事囤了辣海：

一样是破脱个碗升。碗盏勿当心敲破仔，外婆会拿里厢像自来火壳子介大小的几块碗升留下来，这可以用来刨洋山芋皮。这种有快口个瓷碗升还来得好用，薄薄叫刨脱一层皮，一点也勿会伤到洋山芋里厢。不过现在勿建议大家去尝试，一来容易伤到手，两来现在称手个工具交关，勤去冒险。

还有一样是乌贼鱼个骨头。乌贼鱼背心浪有块白颜色个、厚笃笃个骨头，这是擦钢种镙子个好工具。镙子用得辰光长了，难免焦黄发黑。依拿块乌贼鱼骨头，稍稍剥脱眼外面个硬壳，乃末对牢发黑个地方去擦。勤摆水，也勿必用太大力道。一歇歇功夫，镙子马上锃锃亮。擦剩下

来个骨头，只要手浪捏得牢，下趟还可以用。这办法勿晓得最早是啥人发明个，真是“高手在民间”！

更加早，烧煤饼个辰光，外婆个灶头间角落头还有一只破面盆，是因碎煤屑个。碎煤屑加水拌成糊，夜快头封炉子就可以派用场。有个人家还会自己做煤饼。

有辰光屋里向吃大一眼个鱼，鱼头浪个骨头外婆也勿丑脱。汰汰清爽，有心有相去插了一瓣大蒜头浪。过一歇，一只只飞鸟、蝴蝶、螃蟹佬啥就活龙活现出来了。拿根线吊起来，伊拉会得随风晃动、转身，邪气好看。灶头间马上了灵气。外婆本来就是知书达理个知识分子，辛苦操持家务之余弄出点小情趣，一点也勿奇怪。